傳燈錄/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傳燈錄

◀上一卷

第五卷

下一卷▶

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。

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四十三人。

一十九人見錄一十人旁錄。

西印度堀多三藏。

韶州法海禪師。

吉州志誠禪師。

匾簷山曉了禪師。

河北智隍禪師。

洪州法達禪師。

壽州智通禪師。

江西志徹禪師。

信州智常禪師。

廣州志道禪師。

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。

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。

南嶽懷讓禪師。

溫州永嘉玄覺禪師。

司空山本淨禪師。

婺州玄策禪師。

曹溪令韜禪師。

西京光宅寺慧忠禪師。

西京荷澤寺神會禪師。韶州祇陀禪師。撫州淨安禪師。嵩山尋禪師。羅浮山定真禪師。南嶽堅固禪師。制空山道進禪師。善快禪師。韶山緣素禪師。宗一禪師。會稽秦望山善現禪師。南嶽梵行禪師。並州自在禪師。西京咸空禪師。峽山泰祥禪師。光州法淨禪師。清涼山辯才禪師。廣州吳頭陀。道英禪師。智本禪師。廣州清苑法真禪師。玄楷禪師。曇璀禪師。韶州刺史韋據。義興孫菩薩。已上二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慧能

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。俗姓盧氏其先茫陽人。父行瑫武德中。左宦於南海之新州。遂占籍焉。三歲喪父。其母守志鞠養。及長家尤貧窶。師樵彩以給。一日負薪至市中。聞客讀《金剛經》。悚然問其客曰：「此何法也，得於何人。」客曰：「此名《金剛經》。得於黃梅忍大師。」師遽告其母。以為法尋師之意。直抵韶州。遇高行士劉志略，結為交友。

尼無盡藏者，即志略之姑也。常讀涅槃經。師暫聽之，即為解說其義。尼遂執卷問字。師曰：「字即不識義即請問。」尼曰：「字尚不識，曷能會義。」師曰：「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。」尼驚異之，告鄉里耆艾云：「能是有道之人，宜請供養。」於是居人競來瞻禮。近有寶林古寺舊地。眾議營緝俾師居之。四眾霧集俄成寶坊。

師一日忽自念曰：「我求大法，豈可中道而止。」明日遂行。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。遇智遠禪師，師遂請益。遠曰：「觀子神姿爽拔，殆非常人。吾聞西域菩提達磨。傳心印於黃梅。汝當往彼參決。」師辭去，直造黃梅之東禪。即唐咸亨二年也。忍大師一見，默而識之。

後傳衣法，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。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。屆南海遇印宗法師。於法性寺講涅槃經。師寓止廊廡間。暮夜風燈剎幡。聞二僧對論。一云幡動一云風動。往復酬答，未曾契理。師曰：「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。直以風幡非動，動自心耳。」印宗竊聆此語，竦然異之。翊日邀師入室，徵風幡之義。師具以理告。印宗不覺起立云：「行者定非常人師為是誰。」師更無所隱，直敘得法因由。

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。請受禪要。乃告四眾曰：「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。」即指坐下盧居士云：「即此是也。」因請出所傳信衣，悉令瞻禮。至正月十五日。會諸名德為之剃髮。二月八日。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。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。三藏記云：「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。又梁末真諦三藏。」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。謂眾曰：「卻後一百二十年。有大開士。於此樹下演無上乘，度無量眾。」師具戒已。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，宛如宿契。

明年二月八日，忽謂眾曰：「吾不願此居，要歸舊隱。」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。送師歸寶林寺。韶州刺史韋據。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。並受無相心地戒。門人紀錄目為壇經，盛行於世。然返曹溪，雨大法雨。學者不下千數。

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：「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。萬機之暇，每究一乘。二師並推讓云：南方有能禪師。密受忍大師衣法，可就彼問。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。願師慈念，速赴上京。」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。薛簡曰：「京城禪德皆云：欲得會道，必須坐禪習定。若不因禪定得而解脫者，未之有也。未審師所說法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道由心悟，豈在坐也。經云：若見如來若坐若臥，是行邪道。何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若無生滅，是如來清淨禪。諸法空寂，是如來清淨坐。究竟無證，豈況坐邪。」

簡曰：「弟子之回，主上必問。願和尚慈悲，指示心要。」師曰：「道無明暗。明暗是代謝之義。明明無盡亦是有盡。」簡曰：「明喻智慧，暗況煩惱。修道之人，儻不以智慧，照破煩惱。無始生死，憑何出離。」師曰：「若以智慧照煩惱者。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。上智大根悉不如是。」簡曰：「如何是大乘見解。」師曰：「明與無明，其性無二。無二之性即是實性。實性者，處凡愚而不減。在賢聖而不增。住煩惱而不亂。居禪定而不寂。不斷不常，不來不去。不在中間及其內外。不生不滅，性相如如。常住不遷，名之曰道。」

簡曰：「師說不生不滅，何異外道。」師曰：「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。將滅止生，以生顯滅。滅猶不滅生說無生。我說不生不滅者。本自無生今亦無滅。所以不同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要。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。自然得入清淨心體。湛然常寂，妙用常沙。」

簡蒙指教，豁然大悟。禮辭歸闕表奏師語。有詔謝師，並賜摩衲袈裟。絹五百匹，寶缽一口。十二月十九日。敕改古寶林為中興寺。三年十一月十八日。又敕韶州刺史。重加崇飾，賜額為法泉寺。師新州舊居為國恩寺。

一日師謂眾曰：「諸善知識。汝等各各淨心，聽吾說法。汝等諸人自心是佛。更莫狐疑。外無一物而能建立。皆是本心生萬種法。故經云：心生種種法生。心滅種種法滅。若欲成就種智。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。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。彼相中不生憎愛，亦無取捨。不念利益成壞等事。安靜閒恬虛融澹泊。此名一相三昧。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。純一直心，不動道場，真成淨土。名一行三昧。若人具二三昧，如地有種。能含藏長養，成就其實。一相一行，亦復如是。我今說法。猶如時雨溥潤大地。汝等佛性譬諸種子。遇茲沾洽，悉得發生。承吾旨者，決獲菩提。依吾行者，定證妙果。」

先天元年告諸徒眾曰：「吾忝受忍大師衣法。今為汝等說法，不付其衣。蓋汝等信根淳熟。決定不疑，堪任大事。聽吾偈曰：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生。頓悟華情已，菩

提果自成。」

師說偈已，復曰：「其法無二其心亦然。其道清淨，亦無諸相。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。此心本淨，無可取捨。各自努力，隨緣好去。」師說法利生，經四十載。其年七月六日。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。建報恩塔，仍令倍工。

又有蜀僧名方辯。來謁師云：「善捏塑。」師正色曰：「試塑看。」方辯不領旨，乃塑師真。可高七寸，曲盡其妙。師觀之曰：「汝善塑性，不善佛性。」酬以衣物僧禮謝而去。

先天二年七月一日。謂門入曰：「吾欲歸新州。汝速理舟楫。」時大眾哀慕，乞師且住。師曰：「諸佛出現，猶示涅槃。有來必去，理亦常然。吾此形骸，歸必有所。」眾曰：「師從此去，早晚卻回。」師曰：「葉落歸根，來時無口。」又問：「師之法眼何人傳受。」師曰：「有道者得，無心者通。」又問：「後莫有難否。」曰：「吾後滅五六年。當有一人來取吾首。聽吾記曰：頭上養親，口裡須餐。遇滿之難，楊柳為官。」又云：「吾去七十年，有二菩薩。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。同時興化，建立吾宗。締緝伽藍昌隆法嗣。」言訖，往新州國恩寺。沐浴訖跏趺而化。異香襲人，白虹屬地。即其年八月三日也。

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。道俗莫決所之。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：「香煙引處，即師之欲歸焉。」時爐香騰湧，直貫曹溪。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。壽七十六。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。門人憶念取首之記。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。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。西域屈眴布也。緝木綿華心織成。後人以碧絹為裡。中宗賜摩衲寶缽方辯塑真道具等。塔侍者屍之。開元十年壬戌。八月三日夜半。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。僧眾驚起。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。尋見師頸有傷。具以賊事聞於州縣。縣令楊侃，刺史柳無忝。得牒，切加擒捉。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。送韶州鞫問。云：「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。於洪州開元寺。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。令取六祖大師首。歸海東供養。」柳守聞狀，未即加刑。乃躬至曹溪，問師上足令韜。曰：「如何處斷。」韜曰：「若以國法論，理須誅夷。但以佛教慈悲，冤親平等。況彼求欲供養，罪可恕矣。」柳守嘉歎曰：「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。」邇後甚有名賢贊述。及壇施珍異文繁不錄。

上元元年肅宗遣使。就請師衣缽歸內供養。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。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缽。七日敕刺史楊瑊云：「朕夢感能禪師。請傳法袈裟卻歸曹溪。今遣鎮國大將軍

劉崇景。頂戴而送。朕謂之國寶。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。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。嚴加守護，勿令遺墜。」後或為人偷竊，皆不遠而獲。如是者數四。憲宗諡大鑒禪師。塔曰元和靈照。

皇朝開寶初，王師平南海。劉氏殘兵作梗。師之塔廟鞠為煨燼。而真身為守塔僧保護。一無所損。尋有制興修功未竟。會太宗即位。留心禪門，頗增壯麗焉。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滅。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。凡二百九十二年矣。得法者，除印宗等三十三人。各化一方標為正嗣。其外藏名匿跡者，不可勝紀。今於諸家傳記中。略錄十人，謂之旁出。

堀多三藏

西域堀多三藏者。天竺人也。東遊韶陽，見六祖。於言下契悟。後游五台，至定襄縣歷村。見一僧結庵而坐。三藏問曰：「汝孤坐奚為。」曰：「觀靜。」三藏曰：「觀者何人，靜者何物。」其僧作禮問曰：「此理何如。」三藏曰：「汝何不自觀自靜。」彼僧茫然莫知其對。三藏曰：「汝出誰門邪。」曰：「神秀大師。」三藏曰：「我西域異道。最下根者不墮此見。兀然空坐，於道何益。」其僧卻問三藏：「所師何人。」三藏曰：「我師六祖。汝何不速往曹溪，決其真要。」其僧即舍庵往參六祖。具陳前事。六祖垂誨與三藏符合。其僧信入。三藏後不知所終。

韶州法海

韶州法海禪師者。曲江人也。初見六祖，問曰：「即心即佛，願垂指喻。」祖曰：「前念不生即心。後念不滅即佛。成一切相即心。離一切相即佛。吾若具說，窮劫不盡。聽吾偈曰：即心名慧。即佛乃定。定慧等持，意中清淨。悟此法門，由汝習性。用本無生。雙修是正。」法海信受，以偈贊曰：「即心元是佛，不悟而自屈。我知定慧因，雙修離諸物。」壇經云：「門人法海者，即禪師是也。」

吉州志誠

吉州志誠禪師者。吉州太和人也。少於荊南當陽山玉泉寺。奉事神秀禪師。後因兩宗盛化。秀之徒眾，往往譏南宗曰：「能大師不識一字，有何所長。」秀曰：「他得無師之智。深悟上乘吾不如也。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。豈徒然哉。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。

虛受國恩。汝等諸人，無滯於此。可往曹溪質疑。他日回復，還為吾說。」

師聞此語，禮辭至韶陽。隨眾參請，不言來處。時六祖告眾曰：「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。」師出禮拜，具陳其事。祖曰：「汝師若為示眾。」對曰：「常指誨大眾。令住心觀靜，長坐不臥。」祖曰：「住心觀靜，是病非禪。長坐拘身，於理何益。聽吾偈曰：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。元是臭骨頭，何為立功過。」師曰：「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。」祖曰：「吾若言有法與人。即為誑汝。但且隨方解縛，假名三昧。聽吾偈曰：一切無心自性戒。一切無礙自性慧。不增不退自金剛。身去身來本三昧。」

師聞偈悔謝，即誓依歸。乃呈一偈曰：「五蘊幻身，幻何究竟。回趣真如，法還不淨。」祖然之。尋回玉泉。

匾擔曉了

匾擔山曉了禪師者。傳記不載。唯北宗門人忽雷澄撰塔碑。盛行於世。略曰：「師住匾擔山法號曉了。六祖之嫡嗣也。師得無心之心，了無相之相。無相者森羅眩目。無心者分別熾然。絕一言一響。響莫可傳，傳之行矣。言莫可窮，窮之非矣。師自得無無之無。不無於無也。吾今以有有之有。不有於有也。不有之有，去來非增。不無之無，涅槃非滅。嗚呼，師住世兮曹溪明。師寂滅兮法舟傾。師譚無說兮寰宇盈。師示迷徒兮了義乘。匾擔山色垂茲色。空谷猶留曉了名。」

河北智隍

河北智隍禪師者。始參五祖法席。雖嘗咨決，而循乎漸行。後往河北結庵長坐。積二十餘載，不見惰容。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遊歷於彼。激以勤求法要。師遂舍庵往參六祖。祖愍其遠來，便垂開抉。師於言下豁然契悟。前二十年所得，心都無影響。其夜河北檀越士庶。忽聞空中有聲曰：「隍禪師今日得道也。」後回河北，開化四眾。

洪州法達

洪州法達禪師者。洪州豐城人也。七歲出家誦法華經。進具之後，來禮祖。師頭不至地。祖呵曰：「禮不投地，何如不禮。汝心中必有一物，蘊習何事邪。」師曰：「念《法華經》已及三千部。」祖曰：「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。不以為勝，則與吾偕行。

汝今負此事業，都不知過。聽吾偈曰：禮本折慢幢，頭奚不至地。有我罪即生，亡功福無比。」

祖又曰：「汝名什麼。」對曰：「名法達。」祖曰：「汝名法達，何曾達法。」復說偈曰：「汝今名法達。勤誦未休歇。空誦但循聲。明心號菩薩。汝今有緣故，吾今為汝說。但信佛無言。蓮華從口發。」師聞偈悔過曰：「而今而後，當謙恭一切。惟願和尚大慈，略說經中義理。」祖曰：「汝念此經，以何為宗。」師曰：「學人愚鈍。從來但依文誦念。豈知宗趣。」祖曰：「汝試為吾念一遍。吾當為汝解說。」師即高聲唸經，至方便品。祖曰：「止。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。縱說多種譬喻，亦無越於此。何者因緣，唯一大事。一大事即佛知見也。汝慎勿錯解經意。見他道開示悟入。自是佛之知見，我輩無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謗經毀佛也。彼既是佛，已具知見。何用更開。汝今當信。佛知見者，只汝自心。更無別體。蓋為一切眾生，自蔽光明。貪愛塵境，外緣內擾。甘受驅馳。便勞他從三昧起。種種苦口，勸令寢息。莫向外求與佛無二。故云開佛知見。汝但勞勞執念。謂為功課者。何異犛牛愛尾也。」

師曰：「若然者，但得解義。不勞誦經耶。」祖曰：「經有何過，豈障汝念。只為迷悟在人，損益由汝。聽吾偈曰：心迷法華轉。心悟轉法華。誦久不明己，與義作讎家。無念念即正。有念念成邪。有無俱不計。長御白牛車。」

師聞偈再啟曰：「經云：諸大聲聞乃至菩薩。皆盡思度量。尚不能測於佛智。今令凡夫但悟自心，便名佛之知見。自非上根，未免疑謗。又經說三車。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。願和尚再垂宣說。」祖曰：「經意分明，汝自迷背。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。患在度量也。饒伊盡思共推，轉加懸遠。佛本為凡夫說，不為佛說。此理若不肯信者，從他退席。殊不知坐卻白牛車。更於門外覓三車。況經文明向汝道。無二亦無三。汝何不省三車是假，為昔時故。一乘是實，為今時故。只教汝去假歸實。歸實之後，實亦無名。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。由汝受用。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。亦無用想。是名持法華經。從劫至劫手不釋卷。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。」

師既蒙啟發。踴躍歡喜以偈贊曰：「經誦三千部。曹溪一句亡。未明出世旨，寧歇累生狂。羊鹿牛權設。初中後善揚。誰知火宅內，元是法中王。」祖曰：「汝今後方可名為唸經僧也。」師從此領玄旨，亦不輟誦持。

壽州智通

壽州智通禪師者。壽州安豐人也。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。而不會三身四智。禮師求解其義。祖曰：「三身者。清淨法身，汝之性也。圓滿報身，汝之智也。千百億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離本性，別說三身。即名有身無智。若悟三身，無有自性。即名四智菩提。聽吾偈曰：自性具三身。發明成四智。不離見聞緣，超然登佛地。吾今為汝說。諦信永無迷。莫學馳求者，終日說菩提。」師曰：「四智之義可得聞乎。」祖曰：「既會三身，便明四智。何更問耶。若離三身，別譚四智。此名有智無身也。即此有智還成無智。」復偈曰：「大圓鏡智性清淨。平等性智心無病。妙觀察智見非功。成所作智同圓鏡。五八六七果因轉。但用名言無實性。若於轉處不留情。繁興永處那伽定。」轉識為智看教中云：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。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。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。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。雖六七因中轉，五八果上轉。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。師禮謝以偈贊曰：「三身元我體。四智本心明。身智融無礙。應物任隨形。起修皆妄動。守住匪真精。妙旨因師曉。終亡污染名。」

江西志徹

江西志徹禪師者。江西人也。姓張氏名行昌。少任俠。自南北分化。二宗主雖亡彼我。而徒侶競起愛憎。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。而忌能大師傳衣為天下所聞。然祖是菩薩，預知其事。即置金十兩於方丈。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。懷刃入祖室，將欲加害。祖舒頸而就。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。祖曰：「正劍不邪邪劍不正。只負汝金不負汝命。」行昌驚僕，久而方蘇。求哀悔過即願出家。祖遂與金云：「汝且去。恐徒眾翻害於汝。汝可他日易形而來。吾當攝受。」行昌稟旨宵遁。終投僧出家具戒精進。

一日，憶祖之言遠來禮覲。祖曰：「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。」曰：「昨蒙和尚舍罪。今雖出家苦行。終難報於深恩。其唯傳法度生乎。弟子嘗覽涅槃經。未曉常無常義。乞和尚慈悲，略為宣說。」祖曰：「無常者即佛性也。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。」曰：「和尚所說，大違經文也。」祖曰：「吾傳佛心印，安敢違於佛經。」曰：「經說佛性是常。和尚卻言無常。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，皆是無常。和尚卻言是常此即相違。今學人轉加疑惑。」祖曰：「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。便為講說，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。乃至為汝，終無二說。」曰：「學人識量淺昧。願和尚委曲開示。」祖曰：「汝知否。佛性若常，更說什麼善惡諸法。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。故吾說無常。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。即物物皆有自性。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偏之處。故吾說常者，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。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。諸二乘人於

常計無常。共成八倒。故於涅槃了義教中，破彼偏見。而顯說真常真我真淨。汝今依言背義。以斷滅無常，及確定死常。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。縱覽千遍，有何所益。」行昌忽如醉醒，乃說偈言：「因守無常心，佛演有常性。不知方便者，猶舂池執礫。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見前。非師相授與，我亦無所得。」祖曰：「汝今徹也宜名志徹。」師謝而去。

信州智常

信州智常禪師者。本州貴溪人也。髫年出家志求見性。一日參六祖。祖問：「汝從何來，欲求何事。」師曰：「學人近往洪州建昌縣白峰山。禮大通和尚，蒙示見性成佛之義。未決狐疑。至吉州，遇人指迷。令投謁和尚。伏願垂慈攝受。」祖曰：「彼有何言句。汝試舉似於吾，與汝證明。」師曰：「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。以為法切故，於中夜獨入方丈。禮拜哀請。大通乃曰：汝見虛空否。對曰：見。彼曰：汝見虛空有相貌否。對曰：虛空無形，有何相貌。彼曰：汝之本性猶如虛空。返觀自性了。無一物可見，是名正見。無一物可知是名真如。無有青黃長短。但見本源清淨，覺體圓明。即名見性成佛。亦名極樂世界。亦名如來知見。學人雖聞此說，猶未決了。乞和尚誨示，令無凝滯。」

祖曰：「彼師所說，猶存見知。故令汝未了。吾今示汝一偈曰：不見一法存無見。大似浮雲遮日面。不知一法守空知。還如太虛生閃電。此之知見瞥然興。錯認何曾解方便。汝當一念自知非。自己靈光常顯見。」

師聞偈已，心意豁然。乃述一偈曰：「無端起知解，著相求菩提。情存一念悟，寧越昔時迷。自性覺源體，隨照枉遷流。不入祖師室，茫然趣兩頭。」

廣州志道

廣州志道禪師者。南海人也。參六祖曰：「學人初自出家。覽涅槃經僅十餘載，未明大意。願和尚垂誨。」祖曰：「汝何處未了。」對曰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於此疑惑。」祖曰：「汝作麼生疑。」對曰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二身。謂色身法身也。色身無常，有生有滅。法身有常，無知無覺。經云：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者。不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。若色身者，色身滅時，四大分散。全是苦苦不可言樂。若法身寂滅，即同草木瓦石。誰當受樂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。五蘊是生滅之用。一體五

用生滅是常。生則從體起用。滅則攝用歸體。若聽更生，即有情之類，不斷不滅。若不聽更生，即永歸寂滅。同於無情之物。如是則一切諸法。被涅槃之所禁伏。尚不得生，何樂之有。」祖曰：「汝是釋子。何習外道斷常邪見。而議最上乘法。據汝所作。即色身外別有法身。離生滅求於寂滅。又推涅槃常樂，言有身受者。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。汝今當知。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。為自體相。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。好生惡死念念遷流。不知夢幻虛假。枉受輪迴。以常樂涅槃，翻為苦相。終日馳求。佛愍此故，乃示涅槃真樂。剎那無有生相。剎那無有滅相。更無生滅可滅。是則寂滅見前。當見前之時，亦無見前之量。乃謂常樂。此樂無有受者。亦無不受者。豈有一體五用之名。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，令永不生。斯乃謗佛毀法。聽吾偈曰：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。凡愚謂之死。外道執為斷。諸求二乘人，目以無為作。盡屬情所計，六十二見本。妄立虛假名，何為真實義。唯有過量人，通達無取捨。以知五蘊法，及以蘊中我。外現眾色象，一一音聲相。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。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。常應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。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想。劫火燒海底，風鼓山相擊。真常寂滅樂，涅槃相如是。吾今強言說，令汝舍邪見。汝勿隨言解，許汝知少分。」師聞偈，踴躍作禮而退。

法性印宗

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。吳郡人也。姓印氏。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。唐咸亨元年抵京師。敕居大敬愛寺固辭。往蘄春謁忍大師。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。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。以能為傳法師。又彩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，著心要集，盛行於世。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。終於會稽山妙喜寺。壽八十有七。會稽王師乾，立塔銘焉。

清原行思

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。本州安城人也。姓劉氏。幼歲出家。每群居論道，師唯默然。後聞曹溪法席乃往參禮。問曰：「當何所務，即不落階級。」祖曰：「汝曾作什麼來。」師曰：「聖諦亦不為。」祖曰：「落何階級。」曰：「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。」祖深器之。會下學徒雖眾，師居首焉。亦猶二祖不言，少林謂之得髓矣。一日祖謂師曰：「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。衣以表信法乃印心。吾今得人，何患不信。吾受衣以來，遭此多難。況乎後代，爭競必多。衣即留鎮山門。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。」

師既得法，住吉州清原山靜居寺。六祖將示滅。有沙彌希遷即南嶽石頭和尚。問曰：「和尚百年後。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。」祖曰：「尋思去。」及祖順世。遷每於靜處端

坐，寂若忘生。第一坐問曰：「汝師已逝空坐奚為。」遷曰：「我稟遺誡，故尋思爾。」第一坐曰：「汝有師兄行思和尚，今住吉州。汝因緣在彼。師言甚直汝自迷耳。」遷聞語，便禮辭祖龕。直詣靜居。

師問曰：「子何方而來。」遷曰：「曹溪來。」師曰：「將得什麼來。」曰：「未到曹溪亦不失。」師曰：「恁麼用去曹溪作什麼。」曰：「若不到曹溪，爭知不失。」遷又問曰：「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。」師曰：「汝今識吾否。」師曰：「識又爭能識得。」師曰：「眾角雖多，一麟足矣。」遷又問：「和尚自離曹溪。什麼時至此間。」師曰：「我卻不知，汝早晚離曹溪。」曰：「希遷不從曹溪來。」師曰：「我亦知汝來處也。」曰：「和尚幸是大人，且莫造次。」他日師復問遷：「汝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曹溪來。」師乃舉拂子曰：「曹溪還有這個麼。」曰：「非但曹溪，西天亦無。」師曰：「子莫曾到西天否。」曰：「若到即有也。」師曰：「未在，更道。」曰：「和尚也須道取一半。莫全靠學人。」師曰：「不辭向汝道。恐已後無人承當。」

師令希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。曰：「汝達書了速回。吾有個鈯斧子與汝住山。」遷至彼，未呈書便問：「不慕諸聖，不重己靈時如何？」讓曰：「子問太高生。何不向下問。」遷曰：「寧可永劫受沈淪。不從諸聖求解脫。」讓便休。

遷回至靜居。師問曰：「子去未久。送書達否。」遷曰：「信亦不通書亦不達。」師曰：「作麼生。」遷舉前話了卻云：「發時蒙和尚許個鈯斧子，便請取。」師垂一足遷禮拜。尋辭往南嶽。玄沙云：「大小石頭和尚。被讓師推倒至今起不得。」荷澤神會來參。師問曰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會曰：「曹溪。」師曰：「曹溪意旨如何？」會振身而已。師曰：「猶滯瓦礫在。」曰：「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否。」師曰：「設有與汝，向什麼處著。」玄沙云：「果然。」雲居錫云：「只如玄沙道果然。是真金，是瓦礫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廬陵米作麼價。」

師既付法石頭。唐開元二十八年庚辰。十二月十三日。升堂告眾，跏趺而逝。僖宗諡弘濟禪師歸真之塔。

南嶽懷讓

南嶽懷讓禪師者。姓杜氏。金州人也。年十五，往荊州玉泉寺。依弘景律師出家。

受具之後，習毗尼藏。一日自歎曰：「夫出家者為無為法。天上人間無有勝處。」時同學坦然知師高邁。勸師同謁嵩山安和尚。安啟發之。乃直詣曹溪參六祖。祖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嵩山來。」祖曰：「什麼物恁麼來。」曰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祖曰：「還可修證否。」曰：「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。」祖曰：「只此不污染，諸佛之所護念。汝既如是吾亦如是。西天般若多羅識。汝足下出一馬駒，踏殺天下人。並在汝心，不須速說。」

師豁然契會。執侍左右，一十五載。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岳，居般若寺。開元中，有沙門道一。即馬祖大師也。住傳法院，常日坐禪。師知是法器。往問曰：「大德坐禪，圖什麼。」一曰：「圖作佛。」師乃取一磚，於彼庵前石上磨。一曰：「磨磚作麼。」師曰：「磨作鏡。」一曰：「磨磚豈得成鏡耶。」師曰：「磨磚既不成鏡。坐禪豈得成佛耶。」一曰：「如何即是。」師曰：「如牛駕車。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。」一無對。師又曰：「汝為學坐禪，為學坐佛。若學坐禪，禪非坐臥。若學坐佛，佛非定相。於無住法，不應取捨。汝若坐佛，即是殺佛。若執坐相，非達其理。」一聞示誨，如飲醍醐。禮拜問曰：「如何用心，即合無相三昧。」師曰：「汝學心地法門。如下種子。我說法要，譬彼天澤。汝緣合故，當見其道。」

又問曰：「道非色相，云何能見。」師曰：「心地法眼，能見乎道。無相三昧，亦復然矣。」一曰：「有成壞否。」師曰：「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，非見道也。聽吾偈曰：心地含諸種，遇澤悉皆萌。三昧華無相，何壞復何成。」一蒙開悟，心意超然。侍奉十秋日益玄奧。

師入室弟子總有六人。師各印可云：「汝等六人同證吾身。各契一路。一人得吾眉，善威儀常浩。一人得吾眼，善顧盼智達。一人得吾耳，善聽理坦然。一人得吾鼻，善知氣神照。一人得吾舌，善譚說嚴峻。一人得吾心，善古今道一。」又曰：「一切法皆從心生。心無所生，法無能住。若達心地，所作無礙。非遇上根，宜慎辭哉。」

有一大德問：「如鏡鑄像。像成後，鏡明向什麼處去。」師曰：「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。」法眼別云：「阿那個是大德鑄成底像。」曰：「只如像成後。為什麼不鑒照。」師曰：「雖然不鑒照。謾他一點不得。」

後馬大師，闡化於江西。師問眾曰：「道一為眾說法否。」眾曰：「已為眾說法。」師曰：「總未見人持個消息來。」眾無對。師遣一僧去云：「待伊上堂時，但問作麼生。

伊道底言語記將來。」僧去一如師旨。回謂師曰：「馬師云：自從胡亂後三十年。不曾闕鹽醬。」師然之。

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。圓寂於衡岳。敕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。

永嘉玄覺

溫州永嘉玄覺禪師者。永嘉人也。姓戴氏。凹去上下留中間歲出家遍探三藏。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。於四威儀中，常冥禪觀。後因左溪朗禪師激勵。與東陽策禪師，同詣曹溪。初到振錫俊瓶。繞祖三匝，卓然而立。祖曰：「夫沙門者。具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。大德自何方而來，生大我慢。」師曰：「生死事大無常迅速。」祖曰：「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。」曰：「體即無生了本無速。」祖曰：「如是如是。」於時大眾無不愕然。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。祖曰：「返太速乎。」師曰：「本自非動豈有速耶。」祖曰：「誰知非動。」曰：「仁者自生分別。」祖曰：「汝甚得無生之意。」曰：「無生豈有意耶。」祖曰：「無意誰當分別。」曰：「分別亦非意。」祖歎曰：「善哉善哉少留一宿。」時謂一宿覺矣。策公乃留。

師翌日下山回溫江。學者輻湊。號真覺大師。著證道歌一首。及禪宗悟修圓旨。自淺之深。慶州刺史魏靖。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為永嘉集。並盛行於世。

慕道志儀第一。夫欲修道，先須立志。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。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。

戒僮奢意第二。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。若三業僮奢，妄心擾動。何能得定。故次第二明戒僮奢意也。

淨修三業第三。前戒僮奢，略標網要。今子細檢責，令過不生。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。戒乎身口意也。

奢摩他頌第四。已檢責身口令粗過不生。次須入門修道。漸次，不出定慧。五種起心，六種料簡。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。

毗婆舍那頌第五。非戒不禪非禪不慧。上既修定定久慧明。故次第五明毗婆舍那頌也。

優畢叉頌第六。偏修於定，定久則沈。偏學於慧慧多心動。故次第六明優畢叉頌。等於定慧，令不沈動。使定慧均等，舍於二邊。

三乘漸次第七。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。三觀一心。何疑不遣何照不圓。自解雖明悲他未悟。悟有深淺。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。

事理不二第八。三乘悟理，理無不窮。窮理在事，了事即理。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。即事而真，用祛倒見也。

勸友人書第九。事理既融，內心自瑩。復悲遠學虛擲寸陰。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。

發願文第十。勸友人雖是悲他。專心在一，情猶未普。故次第十明發願文，誓度一切。

復次觀心十門。初則言其法爾。次則出其觀體。三則語其相應。四則誓其上慢。五則誡其疏怠。六則重出觀體。七則明其是非。八則簡其詮旨。九則觸途成觀。十則妙契玄源。

第一言法爾者。夫心性虛通，動靜之源莫二。真如絕慮，緣計之念非殊。惑見粉馳，窮之則唯一寂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。千差不同，法眼之名自立。一寂非異，慧眼之號斯存。理量雙銷，佛眼之功圓著。是以三諦一境。法身之理常清。三智一心，般若之明常照。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。非縱非橫，圓伊之道玄會。故知三德妙性。宛你無乖，一心深廣難思。何出要而非路。是以即心為道者。可謂尋流而得源。

第二出其觀體者。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。

第三語其相應者。心與空相應。則譏毀贊譽何憂何喜。身與空相應。則刀割香涂何苦何樂。依報與空相應。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。心與空不空相應。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。身與空不空相應。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。依報與空不空相應。則永絕貪求，資財給濟。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。則實相初明，開佛知見。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。則一塵入正受，諸塵三昧起。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。則香台寶閣嚴土化生。

第四警其上慢者。若不你者則未相應也。

第五誡其疏怠者。然渡海應上船。非船何以能渡。修心必須入觀。非觀何以明心。心尚未明相應何日。思之勿自恃也。

第六重出觀體者。只知一念即空不空，非有非無。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。

第七明其是非者。心不是有心不是無。心不非有心不非無。是有是無即墮是。非有非無，即墮非。如是只是是非之非。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。是破非是，猶是非。又以雙非破兩非。非破非非，即是是。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。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。是非之惑，綿微難見。神清慮靜，細而研之。

第八簡其詮旨者。然而至理無言：假文言以明其旨。旨宗非觀，藉修觀以會其宗。若旨之未明，則言之未的。若宗之未會，則觀之未深。深觀乃會其宗。的言必明其旨。旨宗既其明會。旨觀何得復存耶。

第九觸途成觀者。夫再演言詞。重標觀體。欲明宗旨，無異言觀。有逐方移。方移則言理無差。無差則觀旨不異。不異之旨即理。無差之理即宗。旨一而二名。言觀明其弄胤耳。

第十妙契玄源者。夫悟心之士，寧執觀而迷旨。達教之人。豈滯言而惑理。理明則言語道斷。何言之能議。旨會則心行處滅。何觀之能思。心言不能思議者。可謂妙契寰中矣。

師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。安坐示滅。十一月十三日。塔於西山之陽。敕謚無相大師。塔曰淨光。皇朝淳化中。太宗皇帝詔本州重修龕塔。

司空本淨

司空山本淨禪師者。絳州人也。姓張氏。幼歲披緇。於曹溪之室受記。隸司空山無相寺。唐天寶三年。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。彩常春藤。因造丈室禮問曰：「弟子慕道斯久。願和尚慈悲，略垂開示。」師曰：「天下禪宗碩學，咸會京師。天使歸朝，足可咨決。貧道隈山傍水，無所用心。」光庭泣拜。師曰：「休禮貧道。天使為求佛耶問道

耶。」曰：「弟子智識昏昧。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。」師曰：「若欲求佛即心是佛。若欲會道，無心是道。」曰：「云何即心是佛。」師曰：「佛因心悟心以佛彰。若悟無心佛亦不有。」曰：「云何無心是道。」師曰：「道本無心無心名道。若了無心無心即道。」光庭作禮信受。

既回闕庭。具以山中所遇奏聞。即敕光庭詔師。十二月十三日到京。敕住白蓮亭。越明年正月十五日。召兩街名僧碩學。赴內道場，與師闡揚佛理。時有遠禪師者。抗聲謂師曰：「今對聖上校量宗旨。應須直問直答，不假繁辭。只如禪師所見，以何為道。」師答曰：「無心是道。」遠曰：「道因心有。何得言無心是道。」師曰：「道本無名因心名道。心名若有，道不虛然。窮心既無，道憑何立。二俱虛妄總是假名。」遠曰：「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。」師曰：「山僧身心本來是道。」曰：「適言無心是道。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。豈不相違。」師曰：「無心是道，心泯道無。心道一如，故言無心是道。身心本來是道。道亦本是身心。身心本既是空。道亦窮源無有。」曰：「觀禪師形質甚小。卻會此理。」師曰：「大德只見山僧相。不見山僧無相。見相者是大德所見。經云：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。若以相為實。窮劫不能悟道。」曰：「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。」師曰：「淨名經云：四大無主身亦無我。無我所見，與道相應。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。若有我見，窮劫不可會道也。」遠公聞語失色，逡巡避席。

師有偈曰：「四大無主復如水。遇曲逢直無彼此。淨穢兩處不生心。壅決何曾有二意。觸境但似水無心。在世縱橫有何事。」復云：「一大如是四大亦然。若明四大無主，即悟無心。若了無心，自然契道。」

又有志明禪師者問曰：「若言無心是道，瓦礫無心亦應是道。」又云：「身心本來是道。四生十類皆有身心，亦應是道。」師曰：「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。與道懸殊。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。非是求道之人。」經云：「無眼耳鼻舌身意。六根尚無。見聞覺知憑何而立。窮本不有，何處存心。焉得不同草木瓦礫。」志明杜口而退。師又有偈曰：「見聞覺知無障礙。聲香味觸常三昧。如鳥空中只麼飛。無取無舍無憎愛。若會應處本無心。始得名為觀自在。」

又有真禪師者問云：「道既無心，佛有心否。佛之與道，是一是二。」師曰：「不一不異。」曰：「佛度眾生，為有心故。道不度人，為無心故。一度一不度，何得無二。」師曰：「若言佛度眾生道無度者。此是大德妄生二見。如山僧即不然。佛是虛名道亦

妄立。二俱不實總是假名。一假之中何分二。」

問曰：「佛之與道從是假名。當立名時，是誰為立。若有立者，何得言無。」師曰：「佛之與道，因心而立。推窮立心，心亦是無。心既是無，即悟二俱不實。如夢幻，即悟本空。強立佛道二名，此是二乘人見解。」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：「見道方修道，不見復何修。道性如虛空，虛空何所修。遍觀修道者，撥火覓浮漚。但看弄傀儡，線斷一時休。」

又有法空禪師者問曰：「佛之與道，俱是假名。十二分教亦應不實。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。」師曰：「大德錯會經意。道本無修大德強修。道本無作大德強作。道本無有強生多事。道本無知於中強知。如此見解，與道相違。從前尊宿不應如是。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。」

師又有偈曰：「道體本無修，不修自合道。若起修道心，此人不會道。棄卻一真性，卻入鬧浩浩。忽逢修道人，第一莫向道。」

又有安禪師者問曰：「道既假名佛雲妄立。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。一切是妄，以何為真。」師曰：「為有妄故，將真對妄。推窮妄性本空。真亦何曾有故。故知真妄總是假名。二事對治，都無實體。窮其根本，一切皆空。」曰：「既言一切是妄。妄亦同真，真妄無殊，復是何物。」師曰：「若言何物，何物亦妄。經云：無相似無比況。言語道斷如鳥飛空。」安公慚伏，不知所措。師又有偈曰：「推真真無相。窮妄妄無形。返觀推窮心，知心亦假名。會道亦如此，到頭亦只寧。」

又有達性禪師者問曰：「禪師至妙至微。真妄雙泯，佛道兩亡。修行性空，名相不實。世界如幻，一切假名。作此解時，不可斷絕眾生善惡二根。」師曰：「善惡二根皆因心有。窮心若有，根亦非虛。推心既無，根因何立。經云：善不善法，從心化生。善惡業緣，本無有實。」師又有偈曰：「善既從心生，惡豈離心有。善惡是外緣，於心實不有。舍惡送何處，取善令誰守。傷嗟二見人，攀緣兩頭走。若悟本無心，始悔從前咎。」

又有近臣問曰：「此身從何而來。百年之後復歸何處。」師曰：「如人夢時從何而來。睡覺時從何而去。」曰：「夢時不可言無。既覺不可言有。雖有有無，來往無所。」師曰：「貧道此身，亦如其夢。」又有偈曰：「視生如在夢，夢裡實是鬧。忽覺萬事休。

還同睡時悟。智者會悟夢，迷人信夢鬧。會夢如兩般。一悟無別悟。富貴與貧賤，更亦無別路。」

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。敕謚大曉禪師。

婺州玄策

婺州玄策禪師者。婺州金華人也。出家遊方屆於河朔。有智隍禪師者，曾謁黃梅五祖。庵居二十年自謂正受。師知隍所得未真。往問曰：「汝坐於此作麼。」隍曰：「入定。」師曰：「汝言入定。有心耶，無心耶。若有心者，一切蠢動之類，皆應得定。若無心者，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。」曰：「我正入定時，則不見有有無之心。」師曰：「既不見有有無之心。即是常定何有出入。若有出入，則非大定。」隍無語。良久問：「師嗣誰。」師曰：「我師曹溪六祖。」曰：「六祖以何為禪定。」師曰：「我師云：夫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。不出不入不定不亂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。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。」

隍聞此語，未息疑情。遂造於曹溪，請決疑翳。而祖意與師冥符，隍始開悟。師後卻歸金華，大開法席。

曹溪令韜

曹溪令韜禪師者。吉州人也。姓張氏。依六祖出家。未嘗離左右。祖歸寂遂為衣塔主。唐開元四年。玄宗聆其德風，詔令赴闕。師辭疾不起。上元元年。肅宗遣使取傳法衣，入內供養。仍敕師隨衣入朝。師亦以疾辭終於本山。壽九十五。敕謚大曉禪師。

光宅慧忠

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者。越州諸暨人也。姓冉氏。自受心印。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。四十餘祀，不下山門。道行聞於帝裡。唐肅宗上元二年。敕中使孫朝進齎詔徵赴京。待以師禮。初居千福寺西禪院。及代宗臨御。復迎止光宅精藍。十有六載隨機說法。

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。雲得他心慧眼。帝敕令與國師試驗。三藏才見師，便禮拜立於右邊。師問曰：「汝得他心通耶。」對曰：「不敢。」師曰：「汝道老僧即今在什

麼處。」曰：「和尚是一國之師。何得卻去西川看競渡。」師再問：「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。」曰：「和尚是一國之師。何得卻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。」師第三問，語亦同前。三藏良久罔知去處。師叱曰：「這野狐精。他心通在什麼處。」三藏無對。僧問仰山曰：「長耳三藏第三度為什麼不見國師。」仰山曰：「前兩度是涉境心。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。」又有僧，舉前語問玄沙。玄沙曰：「汝道前兩度還見麼。」玄覺云：「前兩度若見。後來為什麼不見。且道，利害在什麼處。」僧問趙州曰：「長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。未審國師在什麼處。」趙州云：「在三藏鼻孔裡。」僧問玄沙：「既在鼻孔裡，為什麼不見。」玄沙云：「只為太近。」

一日喚侍者。侍者應諾。如是三召，皆應諾。師曰：「將謂吾辜負汝。卻是汝辜負吾。」僧問玄沙：「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。」玄沙云：「卻是侍者會。」雲居錫云：「且道侍者會不會。若道會，國師又道汝辜負吾。若道不會，玄沙又道卻是侍者會。且作麼生商量。」玄覺徵問僧：「什麼是侍者會處。」僧云：「若不會，爭解恁麼應。」玄覺云：「汝少會在。」又云：「若於這裡商量得去。便見玄沙。」僧問法眼：「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。」法眼云：「且去，別時來。」雲居錫云：「法眼恁麼道。為復明國師意，不明國師意。」僧問趙州：「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。」趙州云：「如人暗裡書字。字雖不成，文采已彰。」

南泉到參。師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對曰：「江西來。」師曰：「還將得馬師真來否。」曰：「只這是。」師曰：「背後底。」南泉便休。長慶稜云：「大似不知。」保福展云：「幾不到和尚此間。」雲居錫云：「此二尊者盡扶背後。只如南泉休去。為當扶面前扶背後。」

麻谷到參，繞禪牀三匝。於師前振錫而立。師曰：「既如是，何用更見貧道。」麻谷又振錫。師叱曰：「這野狐精出去。」

師每示眾云：「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。契自心源。不了義者，互不相許。如師子身蟲。夫為人師，若涉名利，別開異端。則自他何益。如世大匠，斤斧不傷其手。香象所負，非驢能堪。」

有僧問：「若為得成佛去。」師曰：「佛與眾生一時放卻。當處解脫。」

問：「作麼生得相應去。」師云：「善惡不思，自見佛性。」

問：「若為得證法身。」師曰：「越毗盧之境界。」

曰：「清淨法身作麼生得。」師曰：「不著佛求耳。」

問：「阿那個是佛。」師曰：「即心是佛。」曰：「心有煩惱否。」師曰：「煩惱性自離。」曰：「豈不斷耶。」師曰：「斷煩惱者，即名二乘。煩惱不生，名大涅槃。」

問：「坐禪看靜，此復若為。」師曰：「不垢不淨。寧用起心而看淨相。」

又問：「禪師見十方虛空。是法身否。」師曰：「以想心取之，是顛倒見。」

問：「即心是佛，可更修萬行否。」師曰：「諸聖皆具二嚴。豈撥無因果耶。」又曰：「我今答汝窮劫不盡。言多去道遠矣。所以道，說法有所得，斯則野乾鳴。說法無所得，是名師子吼。」

南陽張汶行者問：「伏承和尚道無情說法。某甲未體其事。乞和尚垂示。」師曰：「汝若問無情說法。解他無情，方得聞我說法。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。」汶曰：「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。如何是無情因緣。」師曰：「如今一切動用之中。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，便是出識。不屬有無熾然見覺。只聞無其情識係執。所以六祖云：六根對境分別非識。」

有僧到參禮。師問：「蘊何事業。」曰：「講《金剛經》。」師曰：「最初兩字是什麼。」曰：「如是。」師曰：「是什麼。」僧無對。

有人問：「如何是解脫。」師曰：「諸法不相到，當處解脫。」曰：「恁麼即斷去也。」師曰：「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什麼。」

師見僧來。以手作圓相，相中書日字。僧無對。師問本淨禪師：「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？」淨曰：「無一念心愛。」師曰：「是汝屋裡事。」

肅宗問：「師得何法。」師曰：「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。」帝曰：「見。」師曰：「釘釘著懸掛著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十身調御。」師乃起立曰：「還會麼。」曰：「不

會。」師曰：「與老僧過淨瓶來。」又曰：「如何是無諍三昧。」師曰：「檀越踏毗盧頂上行。」曰：「此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莫認自己作清淨法身。」又問師，師都不視之。曰：「朕是大唐天子。師何以殊不顧視。」師曰：「還見虛空麼。」曰：「見。」師曰：「他還眨目視陛下否。」

魚軍容問：「師住白崖山，十二時中如何修道。」師喚童子來，摩頂曰：「惺惺直然惺惺，歷歷直然歷歷。已後莫受人謾。」

師與紫岔供奉論議。既升座。供奉曰：「請師立義，某甲破。」師曰：「立義竟。」供奉曰：「是什麼義。」師曰：「果然不見非公境界。」便下座。

一日師問紫岔供奉：「佛是什麼義。」曰：「是覺義。」師曰：「佛曾迷否。」曰：「不曾迷。」師曰：「用覺作麼。」供奉無對。又問：「如何是實相。」師曰：「把將虛底來。」曰：「虛底不可得。」師曰：「虛底尚不可得，問實相作麼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文殊堂裡萬菩薩。」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大悲千手眼。」

耽源問：「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幸自可憐生。須要個護身符子作麼。」

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。乃辭代宗。代宗曰：「師滅度後，弟子將何所記。」師曰：「告檀越，造取一所無縫塔。」曰：「就師請取塔樣。」師良久曰：「會麼。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貧道去後。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。」大歷十年十二月九日，右脅長往。弟子奉靈儀於黨子谷建塔。敕謚大證禪師。代宗後詔應真入內，舉問前語。真良久曰：「聖上會麼。」曰：「不會。」真述偈曰：「湘之南，潭之北。中有黃金充一國。無影樹下合同船。琉璃殿上無知識。」應真後住耽源山。

荷澤神會

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。襄陽人也。姓高氏。年十四，為沙彌謁六祖。祖曰：「知識遠來大艱辛。將本來否。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。」師曰：「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。」祖曰：「這沙彌爭合取次語。」便以杖打。師於杖下思惟曰：「大善知識歷劫難逢。今

既得遇，豈惜身命。」自此給侍。

他日祖告眾曰：「吾有一物，無頭無尾。無名無字無背無面。諸人還識否。」師乃出曰：「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。」祖曰：「向汝道無名無字。汝便喚作本源佛性。」師禮拜而退。師尋往西京受戒。唐景龍中卻歸曹溪。祖滅後二十年間。曹溪頓旨沈廢於荊吳。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。乃入京。天寶四年方定兩宗。南能頓宗北秀漸教。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。一日鄉信至，報二親亡。師入堂白槌曰：「父母俱喪請大眾念摩訶般若。」眾才集。師便打槌曰：「勞煩大眾。」

師於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。中夜奄然而化。俗壽七十五。二年，遷塔於洛京龍門。敕於塔所置寶應寺。大歷五年。賜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。七年，又賜般若大師之塔。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：「臥輪有伎倆，能斷百思想。對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長。」六祖大師聞之曰：「此偈未明心地。若依而行之，是加繫縛。」因示一偈曰：「慧能沒伎倆，不斷百思想。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。」此二偈諸方多舉。故附於卷末。臥輪者，非名即住處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